



轉圈圈

停在原地不動 陷在人潮之中
沒盡頭的自由 是你留下的牢籠
我感覺不到脈搏
回到一個人的家門口(沒有人在等我)

打開所有的燈 關上所有的門
喇叭開很大聲 這裡沒有我們
已經忘了挫折 也早已忘記了
曾經 渴望 脫身

我就像牆壁上的時鐘一直在轉圈圈
在看不見道路的迷霧離你越來越遠
把心磨了邊 交給了時間
留給自己一張不痛不癢的笑臉

我就像螢幕上的光點一直在轉圈圈
在忙碌裡拼命地找理由和悲傷妥協
又過了一天 又過了一年
才發現自己的特別不夠特別

不再挑起紛爭 冷漠取代認真
交換幾次體溫 以為我愛上他了

還剩下幾次的吻 平均分配給命運轉輪

關上所有的燈 關上所有的門
喇叭開很大聲 這裡沒有我們
已經不再天真 卻也不甘心了
曾經 屬於 你呢

我就像牆壁上的時鐘一直在轉圈圈
在看不見道路的迷霧離你越來越遠
把心磨了邊 交給了時間
留給自己一張不痛不癢的笑臉

我就像螢幕上的光點一直在轉圈圈
困在生命的圓環路口忘了自己是誰
繞過了一圈 又過了一圈

才發現所謂的終點不是終點

我們就像是兩個不再同心的同心圓
沿著各自的座標軸繞著遺憾轉圈圈
在不同平面 期待著相切
看著彼此錯過 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



追追追

我追呀追呀 追不上了

墜啊墜啊 停不下了

這不是夢 我好想要清醒

周圍怎麼又黑漆漆

你不要再離我遠去

追追追 追追追 墜墜墜

我睜大眼直到天明

沒看見你說的星星

我又 赤腳 睡著 失調

醒來還要 洗澡 禮貌 笑笑笑

你在前方五百萬哩

遠到只剩小螞蟻

我只好 快跑 大叫 跌到

他們開始 拍照 叫好 笑笑笑

(追追追)

我追呀追呀 追不上了

墜啊墜啊 停不下了

這不是夢 我好想要清醒

周圍怎麼又黑漆漆

你不要再離我遠去

追追追 追追追 墜墜墜

一夜又過一夜 搭滴答滴

焦慮的心 降落在柔軟的床

遺忘 憂傷

不用再對自己 說謊 慌慌慌

你在身邊 好近好近好近

能不能告訴我

我其實很好 驕傲 抱抱

壞的事都丟掉 只要 笑笑笑

我只想和你一起 漫步在河堤

沒有目的地也忘了誰出的主意

(追追追)

我追呀追呀 追不上了

墜啊墜啊 停不下了

這不是夢 我好想要清醒

周圍怎麼又黑漆漆

你不要再離我遠去

追追追 追追追 墜墜墜



編織星空的人

抬起頭 看天上
一整片 煙火留下的光亮
眨呀眨呀眨呀眨呀
低下頭 雙腳旁 溼透的
影子悄悄被拉長
走呀走呀走呀

星星排成的箭頭
照亮迷路的夜空
哪裡才找的到 夢的入口
有誰能夠告訴我

「編織星空的人們有沒有一種單純
能在所有的掙扎裡頭找到快樂？
用什麼樣的眼神 武裝自己的天真
才能用一顆孩子的心
在大人世界裡生存」

回頭看 是誰在那
熟悉的身影好像自己啊
哭啊笑啊哭啊笑啊
轉過頭 看身旁一整排
奔向未知的人啊
跑啊追啊

星星排成的箭頭
照亮迷路的夜空
哪裡才找的到 夢的入口
有誰能夠告訴我

「編織星空的人們有沒有一種單純
能在所有的掙扎裡頭找到快樂？
用什麼樣的眼神 武裝自己的天真
才能用一顆孩子的心
在大人世界裡生存」

我們擅自連起了光點
用指尖穿鑿附會
一筆一畫寫好劇本 卻忘記了演員
抱著曾經相信的規則
每個遊戲都玩的很認真
會不會讓故事動人
我想我懂了

「編織星空的人們 用無所畏懼的真誠
在享受著每分掙扎每分快樂
用最溫柔的眼神 擁抱自己的天真
就能用一顆孩子的心
在大人世界裡生存」



揹上悲傷北上

時間在身上的壓痕
讓我們成了有皺摺的大人
期待終究還是擦身
日子卻自顧自地在發生

涼掉的 飯菜 配著涼掉的心
倒掉 青春 也倒掉了你
潮濕的 空氣 一樣潮濕的身體

你揹上悲傷北上
在該受傷的時候 受傷
不管靈魂變成什麼形狀
你還是你啊

你揹上悲傷北上
在該愛上的時候 愛上
不管笑容變成什麼模樣
你還是你啊

告訴自己這樣也好
偶爾吃頓飯人擠人拍照
你愛的人一切都好 那就好 那就好

你還在用力 對抗這個世界
不問對錯 或公不公平
你還在那裡 你一直都在那裡

你揹上悲傷北上
在該堅強的時候 堅強
不管靈魂變成什麼形狀
你還是你啊

你揹上悲傷北上
在該遺忘的時候 遺忘
不管笑容變成什麼模樣
你還是你啊

你揹上悲傷北上 你揹上悲傷北上
你揹上悲傷北上 你揹上悲傷北上

最後剩下幾個傻的願望
都留給你啊



裝幀

輕輕地 把日子裝幀

一針一線地 繫上心的荒冷

那本「我們」 承載了時間的光塵

思念依舊旺盛

緊緊地 把你我裝幀

一筆一畫地 讓故事完整

那本「我們」 卻沒有留下了體溫

擁抱逐漸冰冷

靜靜地 讓歲月縫紉

縫起了我們 任遺憾重生

再次失去 終究回到第一人稱

讓回憶失真 失真

清醒地 讀你的傷痕

一字一句地 寫誰的殘忍

再次翻閱 已經沒有起承轉合

只留下不捨 不捨

枕邊的書闔了又翻

床頭的燈開了又關

一頁頁讀不完的书 堆積如山

枕邊的書闔了又翻

床頭的燈開了又關

一頁頁讀不完的书 堆積如山

書店的光漸漸地暗

時間的手悄悄地翻

一夜夜睡不著的晚 還沒結算

悲傷卻已氾濫

書店的光漸漸地暗

時間的手悄悄地翻

我買下你的情詩與奇幻

我收藏你的故事與獨白

一夜夜睡不著的晚 還是孤單



自圓其說

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自顧自地繼續溜走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留

反覆地 重新剝開自己
快癒合 又再次裂開的心
在傷口上刻下今天的日期

上星期像是上個世紀
忘記了是誰被困在這裡
分不出日出和日落的差異
「誰還清醒？」

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
自顧自地繼續溜走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留
什麼都沒有
我還在原地一天一天
對著鏡子自圓其說
那個人是我 那個人是我
哪個人是我？

寂寞就像是量身定作
他還在拼了命地拼湊
我們之所以為我們的理由
熟悉地整理服裝儀容
穿戴好裝扮後格外輕鬆
終於能夠對世界毫無保留
「我就是我。」

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
自顧自地繼續溜走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留
什麼都沒有
我還在原地一天一天
對著鏡子自圓其說
那個人是我 那個人是我
哪個人是我？

時間就這樣一分一秒
自顧自地繼續溜走
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留
什麼都沒有
我還在原地一天一天
對著鏡子自圓其說
那個人是我 那個人是我
哪個人是我？



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夢的背面 今夜換誰 在沈睡

(日日夜夜)

交替輪迴 重複消失 又出現

(鬼鬼祟祟)

一張床墊 兩張側臉 面對面

有多少光就在影子留下多少黑

鏡子裡面 今天是誰

好像是我 卻又 看見 你的 身影

偷偷霸佔 我的視線 看見了誰

這個世界 白天 黑夜 昨天 明天

(到底是誰) 偷偷 住在我裡面

(我裡面)我裡面

鏡子裡面 今天是誰

好像是我 卻又 看見 你的 身影

偷偷霸佔 我的視線 看見了誰

這個世界 白天 黑夜 昨天 明天

(到底是誰) 偷偷 住在我裡面

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有多少笑就有多少淚

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有多少笑就有多少淚

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有多少笑就有多少淚

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有多少笑就有多少淚

舞台上 手舞足蹈 的表演

(掌聲不絕)

夢裡變成 空空蕩蕩 的場面

(無法入睡)

一次毀滅 換一首歌 值不值錢

有多少笑就在臉上流下多少淚

鏡子裡面 今天是誰

好像是我 卻又 看見 你的 身影

偷偷霸佔 我的視線 看見了誰

這個世界 白天 黑夜 昨天 明天

到底是誰



舊家

我在舊家把回憶收拾乾淨
該丟就丟了 不覺得可惜
捨不得就寄放在心裡
不會積灰塵 一如往昔

我在舊家把自己收拾乾淨
該哭就哭吧 都成了曾經
忘不掉其實也沒關係
每一次潰堤 都是一次努力
讓我們能安心擁抱 安心地離去

過去搬走了 過程留下了
一起哭一起笑才算是家人
擁擠不見了 擁抱回來了
我們都變成了更好 更好的人
家具全都買了新的 爬上七樓
重生

我在舊家樓下按下了門鈴
差點就忘了 我不住在這裡
房間裡堆滿誰的東西
仔細想了想 也不太在意

好久不見的擁抱 始終如一
過去搬走了 過程留下了
一起哭一起笑才算是家人
擁擠不見了 擁抱回來了
我們都變成了更好 更好的人

不再被自己給困著
身上的鎖開了
每一滴淚水都值得
辛苦還是愛著

我在舊家門口找到了自己
不擅長哭泣 還是愛生氣
謝謝你們包容我任性
打開了鐵門 學會珍惜
記得偶爾要回去 澆花曬衣



說得簡單

我在夢裡 看見你

聲嘶力竭呼喊你的名字

只聽見無聲無息無盡的嘆息

睡了又醒

我的思念 很乾淨

晶瑩剔透變成我的淚滴

流向無邊無際無垠的海底

也許我還愛著 那你呢

說得很簡單 卻那麼難

要怎麼 才能夠忘記你

日月交替換 天又暗

要如何 看淡所有失去

說得簡單 卻沒有答案

你走了之後 我養了狗

空的房間佈滿你的線索

喂食無疾無終無暇的念頭

沒有菸抽

他的安靜 很面熟

像無人造訪的寂寞沙洲

藏著無法無天無懼的沉默

也許比你溫柔 我聽說

說得很簡單 卻那麼難

要怎麼 才能夠忘記你

日月交替換 天又暗

要如何 看淡所有失去

說得簡單 卻沒有答案

我還記得那首歌

你常常若無其事的哼著

我還記得那場雨

你哭著說不要再分開了

我還記得你的擁抱

不小心把你領口弄髒了

但我們怎麼壞掉的

我卻不記得

說得很簡單 卻那麼難

要怎麼 才能夠忘記你

日月交替換 天又暗

要如何 看淡所有失去

說得簡單 卻沒有答案

寧願平淡 也不願孤單

我還懂愛 但你卻已經 不在



相愛就是說了100次對不起

你喜歡什麼都不說 喜歡皺眉頭
說我想太多 沒關係我懂
你喜歡清晨的頂樓 喜歡很自由
想像有一瞬間 什麼煩惱都沒有
好險這個壞掉的世界裡
有你抓緊我

相愛就是說了一百次對不起
長大就是聽了一萬次沒關係
多少的淚水都沒辦法 把我變成你

如果說這一生有一件事最幸運
就是賭中億分之一的機率遇見你
我還是我自己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愛你

我喜歡和你牽著手 喜歡輕輕相擁
在你耳邊說
It' s us against the world

好險這個壞掉的世界裡
有你抓緊我

相愛就是說了一百次對不起
長大就是聽了一萬次沒關係
多少的淚水都沒辦法
把我變成你

如果說這一生有一件事最幸運
就是賭中億分之一的機率遇見你
我還是我自己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愛你

對 對 對不起 沒 沒 沒關係

好險 快樂與悲傷的淚水
都和你一起

相愛就是說了一百次對不起
長大就是聽了一萬次沒關係
多少的淚水都沒辦法
把我變成你

如果說這一生有一件事最幸運
就是賭中億分之一的機率遇見你
我還是我自己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愛你
我愛你



愛是我們必經的辛苦

你愛上了星星 愛上他

卻沒愛上自己

迷路當作練習 練習笑

練習說我可以

如果迷惘是最奢侈的自由

那就讓我們和你一起揮霍

Like there's no tomorrow

I will be there 牽著你 牽著你手

I will be there 看著你 看著你走

I will be there

Watching you watching you grow

I will be there

Holding you holding you close

你遺忘了傷口 把遺憾交給時間上鎖

用善良當藉口 忘了哭 忘了自己會痛

如果歲月是最公平的祝福

那自己就是最珍貴的禮物

我們一起慶祝

I will be there 牽著你 牽著你手

I will be there 看著你 看著你走

I will be there

Watching you watching you grow

I will be there

Holding you holding you close

如果原諒是最後一道救贖

那愛就是我們必經的辛苦

辛苦的幸福

I will be there 牽著你 牽著你手

I will be there 看著你 看著你走

You will be there

Watching me watching me grow

You will be there

Holding me holding me close

I will be there 牽著你 牽著你手

I will be there 看著你 看著你走



黑暗的盡頭

有沒有一首歌 能夠唱完一生的不捨
還是 會有一句話
能夠說完二十歲的躁動悶熱
有沒有一個人 能夠永遠抱得緊緊的
或是 會有那一天
我們再也不需要永恆

把雙手交給我 把眼淚交給我
讓我在黑暗的盡頭裡和你一起脆弱
別害怕低下頭 我會在你身後
為你打破所有的枷鎖
直到你真的了解自由
是你和我 一起走

有沒有一幅畫 能描繪你濕透的靈魂
或是 會有一首詩
可以讀懂你欲言又止的雙唇
有沒有一盞燈 關上了就看不見傷痕
還是 會有一束光
看見了夢想就會成真

把雙手交給我 把眼淚交給我
讓我在黑暗的盡頭裡和你一起脆弱
別害怕低下頭 我會在你身後
為你打破所有的枷鎖
直到你真的了解自由
是你和我 一起走 一起走 一起走

把雙手交給我 把眼淚交給我
在宇宙的角落一起走到黑暗的盡頭
別害怕低下頭 我會在你身後
就算沒變成永垂不朽
至少有你和我一起走
黑暗的盡頭 是你和我

有沒有一個吻 值得賭上每一分青春
相信 會有一雙手
只要握緊了就覺得不虛此生